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縱其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舊无愆可入守而天下皆沾澤矣猶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不者皆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繙而羸瓶也凶

既曰不改邑又
以井又
曰改邑
同也
損益
正善其
法于不
窮也

主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傳曰井之体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也。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之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体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之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

此說以養德言

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彖合旨

程軾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

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々被之。莫竟其原。世々飲之。莫涸。

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々被之。莫竟其原。世々飲之。莫涸。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然詞曰改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功尚未成。正當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而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向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井是有源之水。几无原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无窮。一說巽木乃汲桶之衣。剛中主君臣言。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焉。澤壅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己出亦易窮。故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无窮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至相賑恤也。四字不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彊之治。六爻合旨。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辟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于德也。有邀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已。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煩衆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嚮。而泥人乎。初之无作无用甚矣。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

无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入品汚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

徐進齋曰。入品卑汚。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証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聊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二象不
可對九
二在泥
之上井
之下不
為井而
為谷
然僅
下注安
象上行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及

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

不被澤，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每令人心

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遇王明耳。使遇王

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

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

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穩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惜

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

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

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

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

非散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寔理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不泉而亦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汚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甃所以
樂泥而
達泉也
不必入
功不及
物意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築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汚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初之泥也。二位柔者井谷象。四之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立行可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潔其汚。盖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脩井也所以无咎

井甃是就已成說脩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浼已意

洪覺山曰四在水体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慮无水而患

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

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膏飲醇矣不

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自在已言曰井冽自及物

言曰寒泉寒即冽也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

寒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滌之四甃

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明王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

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

濁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勤相
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
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
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孚
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縮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
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
王大臣說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有孚在
勿幕者

之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為孚正指田
爻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主澤多
為近習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本于誠意也一毫不
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
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
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
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也初
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修已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 離上 巽下 巽 巽上 離下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與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之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熾

革 離上 兌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卦象有物理人情之革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定然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恤哉要在革之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惟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也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詞曰已日乃孚何也
蓋人情駭于政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本文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極而言之
天也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焉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不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之時大矣哉
首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
燃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文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亨止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

三節重時字。搃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存，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馮氏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革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于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起事矣。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一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天地平
而四時
成故君
子以治
曆明時
也

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旨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鞏用黄牛。二必

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交。上豹變革。

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

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紫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

遽。則先後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譴易興。慮不顧後。則為鳥喙之

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

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黄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

則有孚改命而不殫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

求其速。至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

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有君之

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

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亮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

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其所難。故其有

孚也。在人已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難。故先言革

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

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鞞用黃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

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

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

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

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

麗乎三，故固守也。

居初一 說不作 當任 下謂法 系大獎 時猶未 特

○象曰：鞞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鞞用黃牛，非畏事也。蓋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

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

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

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可遽革乎？

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

化之吉，无紛更之咎。

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停一日，再加詳審，蓋寧遲緩

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无。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

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

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取象日離象離日方中。

取象日離象離日方中。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

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心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貞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三就只是詳

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取象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猷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征吉在已

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征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

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獎襲靈，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
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
更改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此文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
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
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林氏曰。
己日乃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將革而謀謂之言。革
而行之謂之命。改命直改行其所議定者。虛齋曰。悔亡但不
在事。体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云之。而永收來日之功
也。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已革
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疑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疑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
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積孚之素。故
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体。原有悃
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
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
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有孚同
有孚同
有孚同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重志字，彦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則天地見諒，况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之民之德，蓋天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為天下信之。又奚俟占决乎？言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变如制度一新，宇宙改觀，不徒新位已也。占是占决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潘雪松曰：变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变化，豈

書學 易象

侍占决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堯舜揖遜天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存焉，故曰虎。鳥獸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毳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变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变，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彦陵氏曰：湯武本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凶，居貞吉。

豹變根 虎變未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變革仍 歸於 虎變未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移風易俗，作成而變化之，故豹變革面，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

牛同止 不為 見革非 時已也

已革，患不善守。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

貞而厲，終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是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前之頑梗已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也。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革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項氏曰：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蓋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

觀六爻，蓋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无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
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 三三 離上下

鼎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之重器也。人主而能奠
鼎為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億萬載
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鑄物象
以成鼎體。則宜主定奠言。而木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
調變之耳。元亨根調變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

于无虞。天命永凝。人心永戴也。

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
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
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全彖合直

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

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蓋惟心思沉潛深入乎
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
徹。則人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蔽矣。必不能溫柔也。居君位有

忝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至會通

卷九

十一

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何取哉卦体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飪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賢用饗飧牢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敬鼎之用大矣哉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变陰進居五是微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之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体得中應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感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鼎所以能奠鼎之重蓋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

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能享帝然亨帝亦為主鼎設也此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凝承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邊不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字句重柔字上行不重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致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實位不正何以疑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
无時无地而不正于以疑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疑有安固不搖意正位
所以疑命也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天所命也鼎
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頌謨

疑之武以敵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鄭氏曰革以改命
鼎以疑命即疑其改之者也蓋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

而不知疑則天下之亂滋矣取象正位象離為聽政之位疑
命象巽為命

六爻合旨

項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

二有實而我仇之疾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覆餗惟
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

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疑命之意微
故難如此汝吉曰舉鼎在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鼎所載

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
之為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

也經繹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于是鉉舉耳以行藉之而
鼎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惡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爻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

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于禮，顛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徙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寶。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寶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應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之

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邇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之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吉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則有疾之可使即乎兩著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欵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

鼎也惟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自不能浼終无尤也

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

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

往々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体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

三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道无由行雖有膏澤

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

幸其得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明良遇合悔可虧

也且革者續塞者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

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

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兩且

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取象五

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

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

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

相因而取者也

器本
而用
貴
行其
則无
美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仕无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潔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之道同也。然井潔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雨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罪无所逃，宜不免于

刑渥矣凶

初未有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實，故折足則覆餗而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匡扶重器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德薄不
能自立
而居位
不中亦

以理論四之罪真无逃矣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无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餽盡傾
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
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彌以賢相猶鼎黃耳而
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无間
而貞固焉耳

離中言黃登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
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 程敬

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利貞戒詞
者為陰柔設耳 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也 或云

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

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体已發為實用也 云云
一說唐疑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

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盖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 鄭氏曰耳
虛而鉉實鼎非鉉无以舉耳 非虛无以受鉉 之實耳之虛中

其說更

受之也

上九鼎王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
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王鉉之象則猷為盡
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王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王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王金剛而王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
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王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王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
舉非王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鼎以上行為成功故燕吉

利所謂大亨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

養為利

象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王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王之溫而栗者一矣
故象王鉉也

爻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
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王

震三三震上艮三三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

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

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

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吉

震三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體皆震故名震是長子主神器

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盖无事之時常

若震來而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笑言啞々而安樂

自如矣雖有变故之大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

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

震有二義有变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朱子曰言人常似那

震來時虩々地便能笑言啞々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

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々一句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々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

象震之來而虩々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

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疑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々之

象笑言啞々即在震來虩々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

不以中
時若震
之末言
有謂與
註不合
以當變
之末時
言者非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變。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无言同也。故曰震亨。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惧。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全录合旨。全录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饒。非為福也。動心修身以求吾此心之天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皆所以為唾。而有則者亨之道也。彖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遠而懼途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來虩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者。蓋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如也。又曰震驚百里。言大變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猶雷震而驚。遠懼途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太然无失。如不喪七鬯焉。則持重之德。真是主持重器。故出其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亨也。恐致福。此猶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

震驚者
雷天交
三亦可

為祭主正是福

震驚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其
有則是以雖有意外之變而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也
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也。意
意原无脱。出是長子已繼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將來也。玩一
守字見宗社幾危可以出而奠安。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
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惧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
能動則健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惧乎。故曰
國家之安危在長子。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內卦為近內外
皆震是驚遠惧近象。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变故之來皆入所召故心存恐懼
而修飾其身思省其過乃以彌天變也。

又謙君
子无往
而非敬
天非因
臨時災
至而始
動也

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
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廟社稷圖安計也。
重修省邊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減膳徹樂
亦文而已。何以回天心也。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惧修而又省皆
孝雷重震象恐惧即中庸戒謹恐惧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惧
所以修省也。有以恐惧修省俱以心言者。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惧脩省四字。恐惧非惶惑也。修省

下在會通

卷二

二十一

非矜持也。小心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文命旨

蘇紫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君子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干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慎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眚。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

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三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惧之震也。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來虩。後笑言啞。吉。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憂勤終于逸樂。笑語自若而吉矣。

此一文足當全卦之義。故文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為增。後字表初義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後有則也。

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濟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喪貝而濟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為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迂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者。初為震主。剛動上奮。銳莫能當。危可知矣。億是籌度也。係吝不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七豎相反。九陵遠避象。程敦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有墮甌。勿頽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喜。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勿逐連上句讀極自然

震來厲二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六三震蘇、震行无青

六三居陽不正暴發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馴至變故愈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之象是其青也皆由平時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焉則危可使安无復蘇之青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遇震故蘇也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青是也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于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

謂之行便謂之无青 潘氏曰此初九之餘威而三受震之益也肯由内出内自修省故得无青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青 覺山曰凡震之來其莫禦也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當自修如行象曰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之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失剛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一

者也。安能免于泥乎。終沉淪而已。

遂无反之意。處危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亡矣。

味沉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景

界乎。

曰：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心光亨。

如雷行，并重陰而出。

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以陰柔當震時，是才弱之君履國家之變，往來皆厲，人情至

此易退避矣。五幸得中，既不躁率以激變，亦不委靡而朱机，以

此度之，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无時不危也。與危

而行為震往來厲，然雖往來皆厲，而九四遂泥之威，非若初剛上

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

者比。故能无喪有事，盖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

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

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陸氏謂

萬：曰億，无喪言萬，无失也。

九事根
往來厉
來惟厉
則更衰
孰慮事
久故能
元喪有
事此即
多難興
卯意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一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
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易危為安矣豈特无
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奮有為故曰大
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
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
无喪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
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
不妄動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
自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
消沮瞻視矍矍然徬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
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罹此索索矍
矍之咎哉然終无應變之才從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
媾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震：根索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
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一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体有婚嫁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无所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道勝也。

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釋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交。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咎。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震 三三 艮上 艮下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迂。如艮其背焉。則心

取夫全
在良背
上行
原只輕
帶過不
將平對

與止一而止之外无心心之外无物由是静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動静皆定内外两忘反之入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

此聖學得止之妙良背止于理而不迂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良其背則時有動静心无

動静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為止。非絕人求静。于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入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

物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猶感去其心之謂也。
取象无心之感為感。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隆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面。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迂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哉。行乎其止。當行即止。止乎其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為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為則无欲。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現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詞曰。艮其背。何哉。蓋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內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一

全。彖。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蓋。時。在。即。止。之。道。在。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似。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墮。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艮。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惟。吾。之。真。止。不。迂。而。已。真。止。之。不。迂。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洞。之。意。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艮。其。止。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二。伴。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牽。于。私。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有止之
時有所非

洪寬山曰。艮其背。何以曰艮其止也。人身惟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蓋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

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焉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質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

不出非
不願乎
外之謂

看位字
沙

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

坐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

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

之妙也。无得手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

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

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

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晦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

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當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之

拘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

則曰。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

曰。忘我曰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

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

處。以為艮是一体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官百体莫非動物。

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囿于一体。而未能盡止之道。独

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為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

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体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虞養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玩一永字直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体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來之正体未失也

洪堯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搖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已兼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拯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拯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

說與三爻合

全會通 卷二

後止得自由。豕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體。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不極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安能如之何也。二之病。于過柔。三之病。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拯而反隨之以行。此心後。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要。時屈時伸。不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勢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得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薰心也。

此惡動求靜。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竒橫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縮不能伸。身窮而心躁也。時行時止。乃安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後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蠶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則靜不失時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心而曰身者心无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非也。

身字妙

身見聖

賢之李

與佛氏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夫性也。程敬承

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寂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身之動于行。者疑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無

身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若墮便
無聽便
在身外

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

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艮其輔止

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序者

義理之適中也洪亮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

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艮趾維
行猶不
行也艮
輔雖言
猶不言
也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默而默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

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發其道光明者乎吉

彥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

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

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系詞之
善此爻
倫之

聖學處始易厚終難敦良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白氏曰逐父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宰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

漸 巽上 歸妹 震上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似不融洽又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邊進得位節不必挽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進以正者收之所以進不可不正也况為君者德秉剛中在明良道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進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之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知之則吉也何以曰利貞哉卦變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又以卦體觀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如此說
古合釋
利貞本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頤不應不傳贊不臣一如

不進以正乎。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紓徐不彊乃能善其動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坤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君道以下豎為中主下賢說者。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巽正邦亦在此。所為動不窮也。

○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居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涵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体漸之義也。

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居德者居之以善。俗者善之以德。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迁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動，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陰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

楊止菴曰：漸以下止，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

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為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陸葵東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于二曰盤，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陸，上曰達，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陸，又極而達，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危夫有詆毀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權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

漸進也
六爻皆

時說以抑于下寮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其之矣
洪亮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壯且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幸君子不必避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盤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禮是得
所安飲
食句是
足上句
意

盤象位之安衎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心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剛愎自用入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内不能舒其懷猶婦孕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擇其過剛歸于中正則進不妄而入亦應之元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其過剛耳 劉濂曰夫心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程敬承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慎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元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 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心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心不復者剛愎自用違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禁保如
上言如
人言如
禁言如
人言如
人言如
人言如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則不

中是違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

心寇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

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

也卦以兩体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

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

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

已可見于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

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仲虎曰巽為木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昼衡于下有桷

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雖高非所安也得

平桷而處之則亦安矣象大臣遇強暴而能自全者或者幸得之

詞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体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一經會通 卷七 五十一

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穷觀此二爻可見矣

一爻看
一止
巽紗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之謔間所隔君臣乖睽治功罔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字中
萬九
下接
意

婦不遇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婦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諛間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薦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下經會通 卷二 五十二

一經入道 卷七 五十二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漸之極。人皆趨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交言之。要其終不可亂也。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震上

歸妹 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下全會通 卷七 五十二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歸妹是士之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 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實矣故征

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歸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人之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之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看終始字是

病在悅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比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
子木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
私為咸曰取女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
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
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
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
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兼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
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正也女狃說
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救其終永終知敝安得
不慎始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歸者終也夫婦之
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
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
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 賁卿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
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
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
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徃々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徃々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徃々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䟽公車之請，徃々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无愆期之待哉。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体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衆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九歸妹，以姊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姊，烏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徃，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任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居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歸

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姊初剛，本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象曰：婦妹以姊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婦妹以姊，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剛因分自盡，可獲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婦妹曰中，感而曰以姊，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謂以久于姊為心終，斷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王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恒于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猷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內助之功也。故為眇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為喻。楊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守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當也。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一說二亦為姊其不言姊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姊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婦以姊

六二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擯棄士類羞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婦為姊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猶不得所適反婦以姊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賤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重媒妁不通采吉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妾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妄待哉。不得不及而歸。蓋一失其節婦而已賤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婦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无用之也
九四婦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遇賢君寧過仕進
之期而不仕如婦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室而迷邦也正
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入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自有
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姊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
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德不能待也士之
有貴自賤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盖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此動必以正不
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惟怕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弟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不如其弟之袂良為盛德茂以加矣猶月幾望為則得人
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
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悅人姊勝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

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逐日也。婦逐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

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姊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体之中，有中德之貴也。

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別華靡在听輕耳。凡能把外面許多艷

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好。

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

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

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

士刲羊无血，烏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

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

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蘇子瞻曰：婦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婦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離上 震下 旅 離上 震下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善，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

明旅入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 離上 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畜治，何功不大，故名豐。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憂也。然勿徒用憂恤，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不曷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勿憂勿
宜日中
正憂之
貞虛

至明不
以時榮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大自侈。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旨。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六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中方能過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

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大。享天下幽隱。必不能坐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况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大。而騷動天下。則不可。

蘇紫溪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日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當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罔不臧。

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過用其明。而有尚大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侈廣大。

至會通 卷二

則豐庶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也。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不能常盈也。况人囿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頌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頌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末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元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
豐孽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
刑輕重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姦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
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
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或疑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暖難以盡
知曲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
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獄之已成 姚承菴曰過惡揚善以防彙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
致刑以消奸宄之氣所以持豐摠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旨 質卿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
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
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
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
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
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
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一經會通 卷二 六十一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此吉凶之斷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功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何幸于四而遇之也

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咎而既為吾配雖旬何咎哉往而相從能成其豐而有尚蓋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心可乎。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蓋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明不可過。則有曷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有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救可開也。吉。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緊接日中句。往

得以下。示以格心之善。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者。五之暗。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動。非可口舌爭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疑以信。信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之發。轉機也。耳。其明也。吾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則疑。疑又疾。大抵乎暗。主信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此明終。暗此五之來。章借賁于上。自病也。

屬內
屬外
發則
發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豐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蔽甚于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人

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一天

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肱臣象也

○一說鄭狹如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

君象斗大臣之象沫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

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大事也豐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

才足朕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豐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何大事故發若之

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

哲也

子瞻曰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

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

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蔽而甚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蔽也

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其主豐
右闇何
以致豐
以節說
以四為
取主作
六巨蔽
不說如
卦皆

下全會通 卷七 六十二

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十四以太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豐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
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一說鄭瑛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藉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部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部與二異也二之部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部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盛治為五計者毋曰豐其部也來而致之巳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

慶吝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而曰

慶吝歎動之以破其自用耳 貞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

但氣燄然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離

明之賢往適于五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体終能大有為者豐

時許大氣燄許大障救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吝為保大定功

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有文明中正

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

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吝二之不往雖

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玩二往
字五來
字則以
章指二
為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天下之明為明摠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緯曰大君子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户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自恃其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猶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也自蔽矣其寃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闕其户聞其无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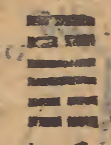
此極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摠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窺户无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户无人三歲亦莫見也一說窺户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外大足以拒人內暗无以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无人同自恃而不能用人終无發其明者矣 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无以自通也 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户二句外不恤乎人之叛

此說无人指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户聞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矜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闕其户聞

其無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久一至于旅勢
孤親寡縱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俯
仰異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
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亨如即次安懷
資裕也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惟貞失所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
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
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
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而主在人而內得其止而主
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
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能
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已皆出于正而後可卦體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馴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已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末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重明
而明
其善
其明
不雷
止是
慎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雷火而不雷獄或罰或宥
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雷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
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
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曰罰救法之象也明
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
刑之象也洵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貴當聽
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慎棄決之濫也旅在中孚緩
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濼禁之獲也銑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无訟矣

六爻合直蘇軾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
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
多極而言之百年頃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
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
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
而徘徊瞻戀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
次而不安得資芥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于旅也傳曰
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下至會通 卷二 七十三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
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三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
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
則得吝。

初六旅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汚鄙猥細瑣无所不至旅瑣者
也招釁納侮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

瑣、猥細之狀非與人較利也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
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所致非外来也 詩曰瑣兮瓦兮流離
之子初六有烏取象艮為小石故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

交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
貨遷凡旅各有志也 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
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
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三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
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

三取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也

諸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上以之待

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况未必貞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謹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之也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中也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云二以
得童僕
與為句
則貞五
偶童僕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
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
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彥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
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遠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

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
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此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快
于心乎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看来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来現象可見趙汝楨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一說鄭孩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不虞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洪亮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重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姚舜
牧曰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玉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行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遽合故一時
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輿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言令聞也。命受命也。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譽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亨獲吉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歆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或曰以入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失所安矣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凶何如哉

蘇氏曰三與上相應而体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笑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二上二
又字相

○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時宜下在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任性為之而若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哉昏愚之人身遭福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半于畏所以震也... 人主則容康... 喪牛于易... 終莫之聞... 身遭福害... 猶不悟者

周易會通卷之八

巽 巽上兌 巽下兌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 巽上 巽下

下至會通

卷八

往一二
宜一
說見
人說
假往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上下皆巽故名巽夫天下事惟陽剛能

大有為巽陰為主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畜大故僅得小亨幸

其以陰從陽則陰得陽助猶可利有攸往其利有攸往者利見

夫陽剛中正之大人也蓋大人德望才智可資以有為也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

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

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

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其義何如人君入人莫重于命重巽則施

命以誥四方而反覆丁寧深入乎人心也夫命令敷施固王言

之大而中正以觀尤王心之本德有不足雖日取命令申之能

使天下順治而亨利哉卦体九五剛也巽乎中正之德初四柔

也順乎九五之剛是人君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偏不倚行

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由是臣若民皆順其剛中

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也夫柔順剛則從陽矣而所以

從之者從其剛巽中正也此正所謂大人而柔宜往見之也是

以巽小亨而又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首節朱子曰巽卦是于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
而番降命只是丁寧反復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
不鼓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如風之動物也程敬承曰命之入
人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
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人心其孚命乃行
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正申明其義耳
二節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
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
所欲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備大也苟非陽
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

利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童
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其所亨而利
者非上從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剛巽乎中正此所以
為巽乎若剛不順乎中正不可為大人若柔不順乎陽剛不可
有攸往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晝在二陽之下陽晝在
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看來柔之性常過于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誠剛能
志行以能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
巽而就乎中正矣所以行无不利而攸往也宜其利見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簡去 見剛句 順也 下小 必分

下經會通

卷八

三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夫風不繼，无以深入萬物，命不繼，无以深入萬民。故君子行事，必先丁寧，反復申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然後從而行事焉。則民心既入，而順從易矣。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語言之間，聖人何心哉？欲民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哉？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行字亦要玩，荀爽曰：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申命行事。

六爻合旨 立氏曰：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巽乎中正，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經綵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下巽于入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于入而中，五巽于道而中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用武人之貞，則沉潛剛克，庶于事有濟而利也。

進退不果于進而退也。武人之貞，果敢之為正也。張雨若曰：武

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于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果。是志疑于可否。故當幾寡斷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者以決。而進退斷然定矣。志豈不治乎。

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處陰居下。不厭卑巽。然居中不至已甚者。是入臣能謙卑。

遜順恭敬。不遑而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達其誠于君。

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皆

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則有格君之吉。无自失之咎矣。

巽牀過巽也。紛若即所以為過巽也。二句連看。不是两个時節。要

玩一用字。其過巽者。正用以達誠也。總是巽由中出。周公之慮。恐

人議二為卑之已甚。故言巽在牀下。皆出于中心之誠。如用史

巫紛若。以對神明者。對父言。而何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

上見疑。而諂媚之咎亦不免矣。取象巽為木。二陽在木。初陰在

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牀下。不安所處也。巽之至也。其

反為父。為巫。

時說謂
將順文
不遺審
諂似兩
截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時說以不誦不

紛若之吉以二有中德則其巽也本精白以對揚豈為諂哉

○九三頻巽吝

恭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剛而不中上而不下非能巽者即勉為巽不過矯偽一時而已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能无吝乎

復六三頻復巽九三頻巽皆作輟之謂屢失屢復在失後故无咎屢巽屢失在巽後故吝取象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由心出九三巽非其本心也即勉為巽有時而窮能无頻乎所以吝也

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巽未幾而故態露矣故曰志窮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此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不能久即窮志窮巽之志窮非窮高極滿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相臣也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才弱不勝其職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則得陽剛之助而群賢彙集資其才力可以建功如田之多獲足備三品之用

矣

此大臣謙恭下士。獲多士以為用者。不必如時說以悔亡為既化強暴田獲為又來豪傑也。二陽不是剛暴小人。乃負才剛介之君子。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取象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廣搜多士如田獲三品，則眾思咸集而功被上下矣。

即彖詞陰得陽助，利有攸往也。玩一有字見功在天下收之者相

臣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體，是繼世之君承先朝之積弊，宜有悔也。然德剛健既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飭治振起，以歸于正而吉矣。吉則積習掃而悔亡，文治新而无不利矣。以是觀之，始而有悔无初也，既无不利有終也，則惟貞之故也。然貞豈易言哉！必丁寧于先而先庚三日，至再至三，熟思碩登，又揆度于後而後庚三日，長慮却顧，務圖遠猷，此為善變所謂貞也，所以吉也。此爻全重貞字，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先庚後庚中正之道。

以命
言與
解異
是申
行幸

所謂貞也。先庚恐其无初也。後庚欲其有終也。梃是詳審慎重之意。乃革時一念分為兩行言也。不可錯認。註變前變後之謂。巽者。盡之漸也。巽而止則盡矣。詞與蠱相似。五居巽体。巽有命令象。又有蠱壞象。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人則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矣。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潘雪松曰。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已日。則必有孚者。故既令而申令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有初也。未必有終。主終而言。故有取于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後庚癸也。癸居終重。圖終邊。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

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首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傳曰。蠱言甲巽言更。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易事言。故取諸更。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變更而得吉者。由其位正中而有純德也。正則无因循之心中。則无躁率之念。故叮寧揆度。自有精詳深遠之計。而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君子行已有度。卑遜中常有决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本陽剛。

以居巽極而失之巽而无制懦而不立剛斷喪矣為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是雖施于當巽之地而貞亦召侮矣凶

二之巽牀純臣也巽而不失其剛巽由中出也上之巽牀媚臣也過巽而失其剛巽不由中也毫无精誠日以諂諛為事與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故雖貞亦凶况不正乎

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者居卦之上巽窮極而已甚也巽甚而至于失斷于理為必凶也

洪氏曰巽牀與二同而吉凶異二中而上窮也故失其所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不審乎

兌三三兌上兌下兌亨利貞

陰進陽上過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者說也說有亨道而正則所以說也故人君以惠養民罔不說能无亨乎然非煦、驩虞可致亨也大公无私出于王道之正乃為利耳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象也。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君以恩養萬民，所以萬民皆說。第不可如伯者之違道干譽，非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則說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詞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

全彖合旨

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說也。亨可知矣。王道不

至彖重
說以利
苟

令人喜，說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

故聖人大之，蓋惟正故大，惟大故勸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

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者，兌之義說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太和洋溢而說也。

說固有序道，而曰利貞，何也？卦体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是中心誠順而外能和說，而貞以行之焉。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則揆之天理而順驗之人心而應，以此率民趨事，民知勞之者所以逸之也。說而忘死矣，夫說而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至于忘勞忘死，勸何如哉！此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

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倡而下翕然應也。幾于神矣。首節釋名義類感兌者无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言而為兌耳。

二節重剛中以貞為主柔外說也本以剛中誠心出之即是正。順天應人忘勞忘死此正也大亦大以正勸亦勸以正也。潘氏曰說而違剛則誦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

死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浸潤亦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以澤必麗而後相滋人必友而後相成于是以朋友講習為辨論以講之俸驗以習之則理與心相說而滋益大矣。

時說以人已相益言非也只重自心受益習與論語時習二字一樣不徒在言語上習也講兌象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程敬承曰兌取无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綯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自誤且以誤人

六爻合肯 李九我曰悅貴利貞初二和兌孚兌說以正也三上來兌引兌悅不以正也四以下比六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剝之厲悅之不正可不戒哉

潘雪松曰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詞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詞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趙氏曰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折之則三

上偏柔而失其體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詞亦簡嚴與他卦異

初九和兌吉

初陽居下而无應是其為說發皆中節順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黨之私悅之和者也則大公无我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吉

程敬承曰人情一著于世故則不和兌初體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温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亦和
說之和中
乃中首
之和所
謂說以
刺只也

下... 卷八

人心有私則疑生疑則不謂和和兌之吉者言其任初念以待天下而不為私焉則吾之行無疑于心而天下之人亦無疑于我故吉也

張兩若曰重初字人心惟初念最公轉念則非矣居初則情識未參其流行處直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更无一毫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鄭氏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係應故也。信心信理而行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便不能自決疑于是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不曰无疑而曰未疑以初九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于剝故著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陸氏曰初行未疑二信志未疑即信也。

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悅体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則所說者一出于中心之誠有孚兌焉則至誠能動而終可无悔矣。

凡以悅相與必有悔張子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言且悔亡。按孚兌是君子同德相悅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不然鮮不為六三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二之孚兌莫非誠心懇至而无一毫虛假于

其間所以吉也

信志以已言時說有主人說者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志則人无纖毫疑之矣

六三來兌凶

小人之說君子也必度君子為何如人而後可免于凶和兌如初孚兌如二豈可妄說者哉三以陰不中正來就一陽以求說祇取凶耳

抑已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初和兌而吉以剛正也二孚兌而吉以剛中也三來兌而凶以陰不中正處位不當也若剛中正必知自守之為貴矣

貞卿曰和不能如初之公孚不能如二之誠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已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而所不契故不免于來兌之凶

按彖曰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初與二乃天理人情之說得利貞之義也六三非天理人情之說失利貞之義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以大臣近君而下比六三柔媚之小人若以其悅已而係戀

不信
與初
二相
也
也
也
也

下經會通 卷八
之則事上之心分矣。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悅。四于此未能如初
之無疑也。有商兌未寧之象。然体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
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則進于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項卿曰。商兌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
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
邪心也。孫氏曰。三之來兌。天下趨四。重兌異体。自有介限之別。
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
于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絕去柔邪。是獨四之喜也。

天下國家之慶也

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陰柔九五近之。是君側小人巧于媚說。以蠱惑君心。悅之
者將以剝之也。最可惧也。人並不知其可惧。狃于悅而信焉。是
孚于剝也。則心志迷亂。實階之厲。故戒之。

剝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若六三來兌。顯然賊害也。善匿其情。以
為悅。害既不顯。而每為剝正者之所信。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
雖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匿情。矯偽以
不。求說為說者。故有孚剝之戒。以剝字當人。何等詞嚴義正。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孚于剥由其德正而位當自恃其才足燬奸權足制命小人莫敢誰何故孚之也

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侔恃其剛正有孚剥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上六為說之主窮說之巧引正以比于邪此謂臣媚子固寵容身之術也君子當知所戒矣

此正九五近之而名曰剥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 五爻曰一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

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文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上六其免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得為光乎

曰未光則小人心術可畏矣非責小人也揭以為君子防也

渙三三 巽上下 節三三 坎上下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并困之反也前由困而并鬱極而通也後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

下

換三三坎下
巽上

換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世道渙散之時也。故名渙，時至于渙，若難得亨，然散有聚之機，猶可亨也。而其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王者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使人知反本而人心有係屬矣。又當展已之絃綸，涉川以拯其溺，烏然涉川可僥倖哉。秉至公以匡扶，貽大義以收復，必利于貞斯可以得亨矣。

時說王假二句平對，謂濟渙之大者在合神民之渙，利貞雙承上二句看來。渙時只以聚民為主，假廟亦為聚民設也。不可並重。王假有廟，收拾人心。大机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蠱同，欲其奮馮河之勇，不可畏難也。正萃渙之事。然僥倖不可成功，故有利貞之戒。惟利貞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利貞單承涉川言。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折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統攝民心而堅疑之也。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既渙矣，何以得亨。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

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是能散其私而心存匡濟且得豪傑為助而不至孤立也。之兩者所以亨也。至于假廟豈靡文哉。乃王者萃精誠于中心念茲在茲而以孝享格廟也。涉川豈俸功哉。卦象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是康濟之才具之有素。故能拯溺而有功也。

首節舊分三段。剛來是據其形勝。柔得位是才並。文武上同是功。力有人。但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依程敬承作二件看可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四本渙其群者。已志于安集。戡定三。惟能渙其躬。存心濟渙。其志正與四合。故曰上同。

王曰。社中以廟中言。似淺。程敬承曰。九五在上卦之中。是剛實。不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游讓溪曰。當渙

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己之精神已哉。昭格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一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群策畢集。蓋濟渙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无如假廟。

乘木有功。要者一乘字。有濟險之才。巽時順勢。无所艱難之詞也。如乘舟者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為險矣。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奮力往濟。故曰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播蕩離披。渙之象也。渙之時。神靈幾无主矣。先王亨帝于郊。而為民昭報。立廟于國。而曾孫用虔。雖所以合鬼神。

經會通

四之渙群真可謂矣。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勤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于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觀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洪寬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居渙始渙未深而事易濟宜用拯也。无濟渙之才而順乎九

二其才力以濟時艱猶用拯而得壯馬也。渙必有濟吉

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托也。二剛中之才也。六爻獨初不言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矣。彖曰涉川爻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取象坎為美脊之馬象二剛中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才弱而得言者以其順九二之剛資人以濟也要在為之早耳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濟渙者先據形勝先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悔矣然剛來不窮都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奔其机而安也則可乘机觀變而首恢復其悔亡矣

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為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蕭何取漢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此意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故言奔者二象壯馬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頤也據形勢以濟天下渙時之頤也今奔其机自可漸而復得也

頤矣

頤以濟渙言非徒以得所安為頤也

○六二渙其躬无悔

其躬 匪躬 象

人臣之義无以有己六三雖不中正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以天下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則于臣道无愧何悔之有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无悔此心无愧也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

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群得元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者，志在天下國家之外，報主之念重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內者也。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夫祥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專心事上者也。元吉矣。夫天下之渙，皆由

說渙

丘又

一書

大蒙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人自為群，不相統一，是以渙而弗合。今私黨既散，則能激發人心，人各解其黨，而合為一統。若丘陵之聚矣。此真老成之妙算。國士之良謀，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渙群散一已之私，交渙立散，天下之私交承上句來，只重渙其群。人臣欲混一天下，先去渙一已之私交，以激發人心，小群渙大羣，自合此四之用心妙處。故贊之曰：匪夷所思。

能渙其群而元吉者，非其心之知識昭融，而光度量恢廓而大。

何以能之，此正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經會通

卷八

二十一

天下之渙始于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始于財聚則當渙之時而欲收拾人心非散財不能也五中正以處尊位為能散其號令以渙王居焉則无屯膏獨肥之患可以收天下之心而无咎矣

號即海王詔下氣

時說一句平重非也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傳曰財散則民聚何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約說曰謂之汗者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于中而決于四体也陽實為居積象人君當渙之時非發散財之詔以散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免咎耳汗力心液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

解矣朝廷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結无不渙矣 聖補號令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也有位則有能散之權矣非德以居之祇以自封耳能渙而得无咎哉位字不重只重以正居位盖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人心甚憂惕矣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出乎憂惕窮渙不終渙

而功成矣无咎

人臣濟渙言當渙時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
不危急而人心震驚謂憂懼也蓋上九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
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去且出而无咎也 取象坎為血卦又為
加憂 一說逃字惟遠字解使斯民遠出于湯火之中即象所謂
遠害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害甚矣能濟其渙而血去焉則害遠矣

前 三三 坎下

苦節不可貞

坎為流水澤為上水下澤以注上水之流節止而不行也在人
則立身制用限而不過故名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无
弊故亨然不可過也拂情逆性至于不近人情則苦矣豈能通
乎不可守以為貞也

節者所以調有餘不足而歸于中也原非矯情而過也節亨之節
自然之節也節則是中則必亨可貞也斯謂之節也苦節之節
矯情之節也苦則非中非中則不可貞不能亨也亦不可言節也
舉太過者示戒維節道于不窮也 苦者味過乎中之義申屠逃
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

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全彖合旨 全彖反復發明見節貴中正不可過節之意居多。人皆知不節之為害，不知過節之為害也。玩行字、通字，見得財貴流通過節則壅人主不得托言節儉而都豐贄于大內也。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何以亨也？蓋節道貴中，偏剛則太儉，偏柔則太奢，皆非中也。此卦以全体言，剛柔均分，以二体言，二五得中，是以均而不偏者，節于其間，節而得中者也。所以亨也。亨則不窮矣。如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非天理人情所安，其道非中窮極而不行者也。烏能亨乎？是可見節貴可行，勉強行之則苦矣。惟因人情而制宜，使人欣然悅焉，乃為貞也。觀之卦德，以兌之悅行坎之險，安于節而說以行之也。所以然者何也？惟節道之中正也。蓋九五當位主節，而其節也酌中正以通行于世矣。通則何至于若而窮哉？所以悅以行也。節道之善如是則其節與天地合矣。蓋天地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節以中正，故四時不窮于運而通也。人君法天地之節，費出有經，匪頒有式，節以中正之制度，則用財不濫，不濫則不至橫沍以害民，而制度可通行矣。是其節即天地之節，其制度即四時溫涼寒暑之宜，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所以不窮而亨也。欤。

首節亨字即下文行字通字得中即下文中正。節非節省誠恐傷財而節制之耳。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字見分與得中為一串事勿作二意分對得中獨舉剛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得中以明節道之善。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久德行之不窮患无用中之人耳。

二節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卦。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其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三節說以行險時說俱云說則易流遇險則止節之對也。若此則行字毫无著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即流水之義也。

與苦 通與 反 位中 不可 德位 中 附 得 著

在九中反謂遇險則止與卦首不合。夏官明曰說以行險係言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者物情之所甘也說也不說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于苦。四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之節正在四時成氣序推遷即節也。天地之中正以通也。聖人之節正在制度制度內已含中正意有制度而後不傷不害聖人之中正以通也。即所謂說以行

下經會通

卷八

二十五

險也。不害，永不傷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民用，民行不節，則流故

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為制之。自車服章采，以至宮室器用，各

有限制，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也。節，民用也。德存于心，行見于

事，則為議之。自民彝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擬議，使心无過

思，動不踰則也。節，民行也。皆為節于天下也。

數以為度，辨于數，萬用皆有自然之限，德以為行，執于德，百

行皆有自然之限制，制裁于心，議擬議于心也。无非求合于中正

而已。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若受之以中，无形受之以

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為節也。先民以身為

制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

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

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

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于中也。中則甘，故

可行而通，過中則苦，則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

節而亨承甘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矣。上六過節而苦，方且

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

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時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剛正則德能自守。節初則時未可行故能節而止守其制。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敢輕試象不出戶庭也。則知止不殆何咎之有。

蘓氏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關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閉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以剛居中戶值其闕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兩特字最重。初前遇陽奇有戶象二前遇陰偶有門象。

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通則行塞則止也。知時之塞而不敢求通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初之不出謂知塞可也。兼言通者以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所謂中正以通是也。蓋塞當其特則塞即所以為中正也。然其塞也乃所以為通歟。洪亮山曰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于塞焉爾。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即彖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為失時也。

初二文 依愚見 節道 初卦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時可行也以隱為高不知制民數度讓民德行以有為于天下故象不出門庭潔身亂倫凶何如也

初前遇陽當戶而塞不出可也二前遇陰如門斯闢高亢自賢所以致凶。蘓子瞻曰澤上有衆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曉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之无咎言當塞也二之為凶言當通也。惟二塞極而不能通故二泛濫而不節耳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盡時能不失時。可為而不為自失機會甚矣故凶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時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不中正居說之極非能節者以行已則蕩而无檢以制用則靡而不經至于德從而取則恣而傷乃始為之憂嗟此自貽伊戚耳又誰咎哉

此在說極上取義說極則悲故嗟也。取象節之成卦在六三一次今坎水出兌澤之上非三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耳又誰咎哉

洪覺山曰此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莫不懲艾嗟嘆思反其所為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以順正承之度數德行一惟成憲是遵安

五之節而无勉强者也則勁无愆違罔弗宜矣亨

者順而无強之謂一蔡氏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

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之亨吾以知四之承上耳豈徒為下之分然哉道之所在

乃安于順承也不然外昭法守中能无強乎哉

提出道字見得事涉苦難者難勉不安惟上節之而井故下由之

而便揚氏曰九五方以井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

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

天下之亨也

九五井節吉往有尚

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為節也教不強世制不病民

節之其美者也盡善而吉矣以此而行天下安之往不有嘉尚

乎

井謂人情之甘悅而可從者他爻之節。其在我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之吉。以其居位中也。中則存心不偏。故能調劑天下王道。平康而甘美矣。故吉也。

節而甘。即中節之和。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以德言。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上居節極。乃節而至于苦。即事不當。殊非人情所宜而凶矣。然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也。

蘓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感之。當可以共德。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解與彖詞同。荀爽曰。道曷有窮。節云苦者窮之也。繩一人未可。

以公天下。勉一時未可。以通萬世皆窮也。

中孚 巽上 震下 小過 巽上 震下

陸庸成曰：乾終于夫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震巽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巽上 震下

孚，虛也。言利涉大川，利貞。

卦德下悅上巽，而情之孚也。故為

其如豚魚之无知，亦可感之得吉。况有知乎？雖變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涉，无不利。况平居乎？然非矜、小信，可感物而涉險也。正而不諒，執而能通信，所當信而合于貞，乃為利耳。豚與魚，喻人之難感。如有苗傲象，涉川如忠信行，變貊利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感所難感，如豚魚見天下无不可感之人，濟所難濟，如大川見天下无不可濟之事。信乎？孚為貴也。又恐矜者執小信以自堅，故點出貞字示人貞正善成其事也。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極其孚也。今之乳字也。一邊從

全录合旨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内先為

什利涉而曰舟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无形。虛之象也。天
无。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郭氏曰。全录以君臣言。亦可便于作文。首二句兼君臣看。化邦
摠承中孚之至。豈惟化邦以之。及物以之。濟難无往不利。然不正
之信。未有能化邦者。况及物。濟難乎。故必利貞以應天。然後可。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
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以卦体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處二体
之中。而中實。夫中虛則一物不容。中實則萬理皆真。此信之質
也。以卦德言。下悅以應上。巽以順下。夫下悅則臣以悃誠。上

茲。上巽則君以忠信順從。上下交孚。則風行天下。乃化萬邦之
作孚也。此信之化也。故名中孚。由是頑冥之民。无不輸誠。雖
如豚魚。无知而信自暨及之也。故曰豚魚吉也。由是實才運于
虛中。應變不窮。如卦象之木乘水。而舟虛以濟也。故曰利涉大
川也。然又何以利貞哉。蓋孚命于天。至誠不二。而實純粹以
精。或意見未融。念慮偏主。即非正。而不可以言孚。惟中孚以利
貞。乃與維天之命相應也。此所以人无不格。事无不濟。而為化
原也。欵。

首節玩二而字。宜一串說。心无絲欲。中虛也。无欲。處純是天理。即
中實也。虛而實。疏化之原。此下說以孚。主。巽以孚。下天下有不

化于孚乎。孚乃天之命人之性。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未到。故必孚乃化邦。然後謂之中孚。不可以化邦為孚之效。二節信及豚魚。須玩一及字。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机。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遊。而物相忘于无兢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也。鄭氏曰。天則真人則偽。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梁本舟虛重一虛字。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乘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可濟陸贄成謂孚乘木而出。虛其中。以運之也。

虛。獨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舟惟虛。故可遊于水。心惟虛。故可遊于世。舟虛。无心者也。

末節潘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原无不正中孚。而貞則皆天。机之自動。誠感誠。應如信于豚魚。與虛舟之往來。澤中有莫之為。而為者矣。應天與天相合也。彥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只一太虛。人得此為心原。无偽妄。何嘗不正。其不正者。實以有我之私也。完此虛體。則意見不執。反于天命之初。无少謬矣。故曰。乃應乎天。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中孚。惻怛之良。莫如好生一念。故于獄之可疑者。審之又審。以求其生。而姑緩。

無憾也

民之死焉則中孚之意有溢于法之外矣

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

心也議獄緩死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王聽之三公聽

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大抵謀生于疑則當緩楊誠齋曰無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

無議法少正外無緩理獄成而孚翰皆中孚惻怛之意也所謂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兩無憾也

潘氏曰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

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取象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孚貴中也中不足以語孚二曰縻五曰

棄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乎初童始爻无他

則孚矣四戒私交匹亡則孚矣六三茫无定主而徒取信于敵窮

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于孚之中哉奚以應天

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

寧如二鶴鳴子和然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

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

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下至會通 卷八 三十一

孚信之道貴乎審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一意
信之則始合以正定志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
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安能燕而安乎。
此只在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陸庸成曰定交
在初防心亦在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
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袁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既
從四而心復有他也。燕是中心安裕處。意分兩路便不閒遑。虞吉
欲其審于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于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虞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而初念最純係心于一而志未

初字得來未變即是无他孚之至也。在初則未而終則
下知矣。故戒其有他欲竟其志于終也。

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中孚相應君都臣俞藹然干賡歌喜起之間象為鶴鳴子
和所以然者何也以六二有懿德也懿德在我自有以動其愛
慕之念是我有好爵彼亦係戀之也。此所以交孚坎

相應孚也所以相孚德也。又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鳥
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无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
有故縻者衆縻者孚而不可解者上曰我以吾與爾我實有以

一德
孚自
與合
以
我曰
直是
畧形

孚彼耳。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縻者。天機之自孚也。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孚于幽隱。猶外而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相應。取象鶴知夜半信鳥也。聲長而間遠。由共發于中者。故其遠也。處于內。休居重陰之下。故象在陰。鳴者。兌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人心好德。稍涉勉強。即非中孚之實。五誠出于中心之願。故不期應而應。如鶴鳴子和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為資助。而後行有常度。三居悅極。不信不果者。上為信窮。必信必果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是得敵也。敵則不相配。而相觴。尚安望其有定主哉。但見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无常。或悲而泣。或喜而歌。而憂喜靡定。其何以濟事耶。

此因失其親。而无以自主者。夫人自己操持不足。苟得一圓融。斟酌者為之佐。猶可使之有主。三不中正。習性无常。不能任事者。乃與信窮之上九為敵。又不能輔人任事者。兩拙相當。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此三之過。上亦與有責矣。愚見。

此說方

有來敵者均敵不相下也。豐之過配是彼此相資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意見相左故謂之敵。惟相左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各不相下如此本義不能自主謂我欲如此彼又欲如彼非由我自主也。時說謂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故无常非也。三原是无常者非因人而无常也。若從上九上九乃執極者豈无常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或鼓或罷者由位不當而无德故无恒。若此豈徒咎于敵哉。爻無罪上外无賴而冥行象專罪三中无主而妄動。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千君位之盛也。德位兼隆似迫主矣。

為月幾望之象自非狗國之臣鮮不植交而忘君者。四乃絕夫私交而精白事主如馬匹亡焉則不疑不忌何咎之有。

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不為黨也。此大臣絕私交而一心于君者。

說月幾望以中孚言不以位言。雪松曰月本无光借日以為光。六

四柔侷之虛而承實剛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陸氏曰四

惟得正其中孚之虛侷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

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故象

馬匹亡夫孚道在一惟馬匹亡則心一而得中孚之象故无咎

兩馬曰匹謂對也。取象月陰象幾望近中象。

看來四
為主
是虛
幾望不
處盈也
匹云无
私党一
一象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其絕初之黨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

絕字下得妙惟絕故能上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正居尊下應九二交孚之固有非詭邪能間者為有孚攣如之象孚乃化邦之效所由致也何咎之有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在二曰縻五曰牽皆固結不可解之象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攣如惟其剛健中正居尊位正得其當也有信任賢士之實德取人以身也

舊以正指德當指位非也宜俱以德言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后貫于億兆以化成天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常與時勢上下而不可膠于一定上居信極務執其信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如翰音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之能登天而強欲登之也以是為貞則拂時忤勢賊身而已凶

胡氏曰雞鳴必先振羽故曰翰音或曰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

鳴與鶴
鳴在陰
相反非
其信也

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所謂信窮失位。信不由中也。取象
鶴知夜半。雞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巽有雞象。在卦上登
天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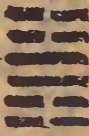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登于天者，守孚至于窮極而不知變，必敗于信矣。豈可長
乎。

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或曰：虛聲外飾，中實內喪。天
下其孰信之。故曰：何可長。見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也。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釐大
實變。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之修之。者鶴鳴在陰

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也。

小過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義而言，陰過于陽，非分也。
然勢之所在，則陽亦不能制而亨矣。但當安守柔順之貞，乃為
利也。利貞何如，但可置力于本分之內，而為所當為。至于大事
而力不堪者，不容越也。然所為雖小事，亦當收斂謹密，不居已
于亢而居已于卑。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事无不當
乃大吉也。

小過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亦有

此等時節過者勢也。故亨不可過者理也。故戒以利貞。卦詞雖有許多說話，搃不外利貞二字。可小宜下，正所謂利貞也。以其人言之，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或曰：小過以事言，不以人言，謂行貴得中而氣或稍偏，必矯枉過然後得亨。理所當過，即是時中，如寧儉寧固之類。又有以沉潛之性看，俱謂陰柔的人過于謹密周慎也。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之時也。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之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

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

蘇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象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為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言。原无二層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同人道之宜也。而觀之于物，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

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体陰多于陽，是分處其小而勢過于大，運其能亦可无阻而得亨也。曰利貞何也？蓋小過之時當量力安分，不可妄為，故審理而退守，乃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三五柔得中，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不過，以處小事，所謂與時偕行也。可以吉也。三四失位而不中，惟剛斷能有為，而失位則无任事之德，不中則昧時措之宜，以任大事，非所謂與時偕行也。故不可也。又何取于飛鳥哉？卦体内實外虛，有飛鳥之象，鳥故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者，當小過之時，挾一上入之心，而處于驕亢，則于理為逆，持以下入之心，而安于卑遜，則于理為順，則與時偕行也。貞也。此所以亨。

首節過而亨，因其過而善用之，故亨。前講小過字，以人言若以謹審之，過言亦可須玩下意，蓋事有待過而後亨者，故過而亨也。二節時字，全彖大旨，不徒曰利貞，又加一過字，蓋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陸氏曰：違時則中者亦過，違時則過者乃中。趨時所以宜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姚氏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

全會通 卷八 四十一

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不可只爭箇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鳥鳥翹風。而為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不當強為其大也。飛鳥之象。或曰才小而張大者。取象卦之全体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地遠聲微。小過之象。君子以小過之時。豈能為驚世之事。但就一身之中。如行。已如居。喪如制。用無闕于天下國家者。皆小也。皆不妨于過也。故行寧過乎恭。而不過乎傲。喪寧過乎哀。而不過乎易。用寧過乎儉。而不過乎奢。此皆小事。而宜下者也。與時行也。

吳氏曰。山上有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惧。遯世无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婦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散表。雖非中行亦

石可
過意
必入

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于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取象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鳥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于三四，倦于鳥，摠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以陰柔之躁性，上應強援，又居過盈之時，是以志氣驕亢，上而不下，有飛鳥之象，則滿極招禍，以致凶矣。

此小人依勢自逞而立致禍敗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柔本下，從四而躁動，失宜下之義，以如師能左右之，以凶以飛致凶也。不好全在飛字，鳥音宜下而飛則上也。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奔鳥不宜上之故也。蘇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初有以臣迫君之象。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自作孽不可活也。亦无如之何矣。如何是莫能解救之義？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

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為純德之臣其進而事君也。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克去驕亢獨秉溫恭有過祖遇妣之象。如此則不陵迫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矣。何迫上之咎哉。

過去也。阻比驕亢遇適合也。妣比柔順不及不敢陵迫也。遇臣合臣分也。此宜下宜順也。一說祖指三四強臣也。妣指六五柔君也。取象陽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三為父四在上為祖五

陰而尊祖妣之象。二五相應同德。過三四而遇五有過祖遇妣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毫髮過君。及則過。則干臣紀矣。游氏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迫之禍。故不可也。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者。惟此一爻。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剛正之三衆陰欲害所當過者在預防也。乃自恃其剛弗過備為則小人得以投間而中傷矣。凶。

聖人以此戒三謂當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不可大事

可見用
事不可
過惟君
不可小

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從之有乘間意，或曰：不過為備而反從之。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

○

象曰：從或戒之凶，如何也。

陰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况乎防之不至，小人者或過而一肆，害于陽凶將如何。

如何乃危之詞，所以勸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過時，可以无咎，何也。蓋以剛居柔，寧安于下而順，毋過于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无咎也。若去柔而更以

剛往，弗遇則適，故有厲而當戒。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

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過，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可

用剛也。烏乎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

也。

陸君啓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

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

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

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

可免矣。陸庸成曰：三四俱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

又三儆其防疎，則召灾。四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下至會通

卷八

四十五

位不
自反是
處與
處無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者以剛居柔為位不當所以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必戒者蓋往則過剛而以傲取敗剛終不可長用也所以必戒

九四本不當位但在過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乃為宜耳不可長內勿用永貞意已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柔弱之才處太高之位又當陰過之時已過矣是以天下之事日入于非雖欲經濟其何能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時或得陽剛為助可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

无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濟乎密雲而終不雨以此

不雨見无成功象五不能為也自我句輕弋者遠取之意彼謂

二穴陰也象二不能為也或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

五過甚矣乃居尊自亢澤不下寃則欲潤澤生民必下求巖穴之

士以為輔也故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取象陰陽和而後雨

艮陽止于下卦而不交而六得五位陰已過盛故象不雨飛鳥在

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有穴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者以居尊過高負勢自驕不求賢以為輔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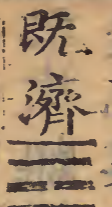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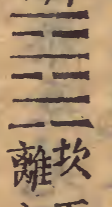
六居動体之上，又陰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違理。逆常又過之甚者，與飛鳥之宜下者不同矣。不猶弗遇過之飛鳥離之者乎？則凶必其天災人眚雜然並至是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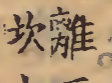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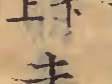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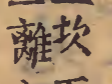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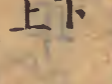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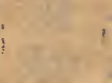


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過乎陰，上六陰弗能過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之謂災，眚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于亢乎？宜犯天人之忌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已致，復何言哉？六五已上謂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字即彖詞逆字。仲虎曰：此爻與四相反，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

既濟  未濟 

坎離  上  下  坎  下  離  上  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

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爻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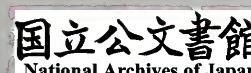
按既濟之上，即未濟之初。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

既濟三三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主佐協力，位各得正，施為當可。太平既已濟矣。

故名既濟。夫既濟則盛時已過，難望大有為也。僅可蒙安而享太平之餘休。其亨也亦小矣。然小亨豈易得哉。必思患預防，不忌戒，慎固守其貞可也。所以然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慎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蒙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舊以亨小作小事，亨以初吉終亂作天運言，非也有以未濟律之。亨小以天運將衰言危之也。利貞初吉終亂以人事言戒之也。其說可漫看，來俱以人事言為佳。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



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
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人事。上曰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此時

非利貞以保之不可。貞只是憂勤謹畏。曰正曰中皆貞也。大抵治

之未成。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无所事事。止心于是生矣。

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

大象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

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而曰小亨者。蓋時以濟名。則豐盛已過。而伏衰之漸。但可

卜有亨而已。此時而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故詞曰

利貞者。以卦体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

正而位當也。剛正則不至好大生事。柔正則不至好逸滋弊。此

保濟之善道。所謂貞也。所以維治亂之運于不窮也。而惟其

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之吉者。以六二柔中。是柔而

不過憂勤而不輟。所以吉也。逮其後柔漸靡焉。怠荒无所事

事而止。心生矣。正者治道之窮也。此不可不利貞也。

曰小亨者。國家當極盛時。亨之大者。既通。摠有好處。都是尋常。故

曰亨小。非謂小事也。剛柔正兼剛柔言。而初吉則單言柔得中

者何也。創業之主。專要做事。故貴剛。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

柔正
是位

柔則持盈守滿而得中又非因循而止所以吉也止則過于柔而非中矣故其道窮而亂。看來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時治極生亂。極生治此雖夫運皆人心造之也。處無事而止心生則亂從茲起。處多事而戒心生則治從茲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之心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保濟于是戰兢恐懼以思其患而謹微杜漸豫為之防則有備無患濟可長保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一串說思患豫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

散有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為功泉翁

以思為治亂之原得矣之幾也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

患乃生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患者思其終也患

生于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于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

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

亂何哉蓋經營禍亂不足為憂而養安无事深足為畏也聖人知

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袵日

戒慮其終也喪第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

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于濡首終止之亂人自

為之天何尤哉。嗟夫。猶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實深淵之陷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于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為初吉。上三爻為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茀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隣。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濟者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其逸欲未萌。止心未起。謹戒此其時矣。何如而後无咎哉。必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如狐將涉而濡尾。則敬慎不敗。可以无咎。

此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其心常若如此。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故无咎。輿之行在輪。曳輪則不前。獸之涉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涉。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而有未濟之意。所謂思患預防也。要識得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取
事慎
濡尾
慮患

居初能戒如曳其輪則防患預矣而蒙孽不萌宜无咎也
義者宜也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
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
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
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
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必得君而道行猶婦必得茀而可前行也二以中正應五宜
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但治安而忽于任賢二雖有志

何能行共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豈容中廢何必汲汲
求行久當見用矣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

胡五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則中反
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于二二守
中正之道亦不及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
其在外者逐且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自失烏乎七日得爻凡
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勿逐二字重人情以得喪
動心不免逐急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
以勿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自勿得
看出

何以七日得我保濟以中、道在二、舍我其誰、何必逐而後得

也、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治安之日而或有不庭者以間吾治則用以伐之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高宗當中興之時袂全盛之威以伐鬼方猶必待三年後克則兵可輕舉我設不得已用兵則當慎于擇將而小人勿用也

伐鬼方象全盛而用武也下二句是戒詞鄭東谷曰九三內治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于外者聖人恐其失之躁動也故為之戒

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於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孫氏曰遠而為中國患者莫甚于夷狄近而為中國患者莫甚于小人用小人以治夷狄是去一亂復生一亂也或曰三年克之不貪近功不幸苟勝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之意此善用其剛者取象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象曰三年克之儻也

三年克之師老財匱困憊甚矣苟為得已可輕舉乎
程傳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念
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過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累
无不備興而心猶不敢寧也防之又防象乘舟者慮舟之漏而
預備衣袽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不以衣袽自安也此
大臣計深慮遠為國家保太平者

二句一串說皆取象于舟自濟上來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
承平日久彙孽易萌即防閑已周隱禍常伏故備患之具不失于

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大象思患在預
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
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取象張中溪曰六四出離
入坎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為戒終
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也蓋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
之象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何以終日戒也心有所疑懼也誠恐一念不謹禍患旋至故不
敢自恃其有備耳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

疑與止
手相反

則亂能疑則濟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大福惟君享之五雖居尊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莫之挽番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其象猶東隣殺牛其祭雖盛不如西隣之薄祭實受福也

東隣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西隣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受福得時之象玩一實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移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道耳

說東西者彼此之詞言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不足故借兩隣祭禮以示警懼使五知所戒也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非君失時臣得時之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非五之位不如二也不如二之始得時也惟得時所以實受其福吉方來而未艾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正以時言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

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三收其福。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正亂終之時。雖以陽剛極戒備，猶恐不保，乃以陰柔處之，忽而不戒。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濡其首也。

不亦危乎

所謂終止則亂也。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載胥及溺不止矣。此即是厲。洪竟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弱而已。是故君子濟世必以身在

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

可成也。取象坎為濡，上為首。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則危亡立至，豈能久乎。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无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的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酌酌開卷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出來。

未濟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协人謀不臧事无所濟故名未濟夫以天運言未濟終有可濟之理將來必亨然而致亨亦顧人事何如耳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未濟非終于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周用齋曰凡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于少年剛銳之輩故以小狐象之小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或曰也

略振法度粗舉而即急于存心疎于處事如小狐汔濟而濡尾為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于身濡則身隨以

溺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全彖合直 全彖見未濟之必亨始終重人事上首節以人事得

亨二節首四句見人事當盡末二句見人事未嘗不善入自敗之

耳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

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

协此濟世之道也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

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俱臣得物

○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哉？蓋未濟之時，非小心謹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也。今六五柔而得中，柔能謹慎，中則協宜，所以亨也。小狐汔濟者，是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之中，此時正宜畢力維持，謹始圖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濡其尾，无攸利，則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不續，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要在得協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謀猷不臧，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有濟矣。此未濟之心，亨在人之續終耳。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可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也。于是以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親疎貴賤，各得其序，尊卑大小，各安其分，而居方為則，民志定而天下可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而不相侵犯也。然不慎，則不能辨，慎字最重。時當未濟，无事

物字誤
得廣君
臣上下
俱在內

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群，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經緯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預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也。

六爻合旨。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

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慎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于茲矣。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凡欲濟天下者，才足矣，位得矣，時可矣，乃能進而為初以陰

柔居下當未濟之初是无才无位而又非其時也能進而圖功乎濡尾之象也吝可知矣

所謂小狐者此也新進喜事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体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初之濡尾雖時不可為也亦由不知敬慎故耳

或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也王氏曰未濟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无休已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而才臣貞靜者少乃五柔君而二以陽剛應之宜其逼也而居柔得中能盡恭順退守而不敢進如曳輪然則得臣道之貞而可成濟時之功貞吉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自止而不進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謹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非能正者而貞吉何也以其柔中宅心忠順故能威福不專而行乎為臣之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當未濟而往鮮不仆矣故

凶此非時事之難病在獨力不足耳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則英雄之助可資也苟能借力共拯則未濟者轉而濟矣何涉川之不利哉

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征者自征猶陸走則用已力涉者乘物猶水浮則借舟力此自用不足用入則裕在三之自審也王註二能極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

○彖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者由其處位不當无才德也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

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既濟六爻不出卦名，獨未濟六三言之，未濟六爻皆位不當，亦獨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大臣任撥亂之責，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故勉之，以為能貞則難，无不濟，心无不愜，吉而悔亡矣。其貞何如？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戮力勸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作其震發，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至于積久，以圖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焉此所謂貞也，所謂吉而悔亡也。

以變
口者似
匪濟時
不合

以大臣濟天下言。貞字宜虛講。下二句正是貞也。時說講貞字

皆云光明正大，以為摧陷廓清，順天應人而不徼幸成功，將下意講盡，則下講便重複矣。震動也。濟天下非剛健不能，所以轉未濟為既濟者正在此爻。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受賞之象。陳氏曰：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憊。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以濟世為志，既能貞而悔亡，則濟世之志行矣。

說一志行見得未濟之時至此方可濟也。非奮發能如是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主濟者也。文明內蘊本侷極其虛靈矣。居中應剛。英賢樂為之輔矣。故能洗心浴德而本侷粹白。瑕類盡融。貞吉而无悔也。由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所謂闡然日章之君子也。煥之為禮樂文章。一皆誠則形。則著。根于實德而非矯飾也。天下文明何吉如之。

奮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乃是與之。非矯偏歸正之謂也。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雖本

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什物以能而不自後。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也。貞吉无悔。以天德言。君子之光。以王道言。貞即有孚。提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不是光又必本于有孚也。此二句乃申替之詞。總只完得箇貞字。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真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備三吉而无一悔。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臣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而本于有孚則功業彪炳天地將為昭矣其暉无不吉也

言君子便見光本于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妙也。唐疑菴曰孚在內則光有体。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在五暉吉之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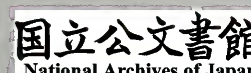
未濟之極時當濟矣。後何為哉。正宜與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

○象曰有孚于飲酒烏則无僥倖欲速之咎矣。然謂之有孚于飲酒非下盡護于天命正緣人事已盡所以能自信耳。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警心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濟乎。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于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矣。而上九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云有孚于飲酒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孔明之吟嘯於先子房之辟穀于後皆得乎飲酒之義也。若過于自信自樂則為刻伶阮藉之濡首矣。人心易放故聖人戒之。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今縱而不反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其矣。其義自有制度法則故不知節即為失是與初不知極相應。陳氏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程啟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无用為用而卷舒操縱總歸于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總論

蕪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未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不窮之机乎。夫欲生不窮舍水火无由矣。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水以水之寒則非以水濟火。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烟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体无處而不融。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



離萬古此生。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則不相射。

全經總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

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